

布谷鸟丛书 都市先锋浪漫系列

CUCKOO

哥，你为什么 从梦中走出来



七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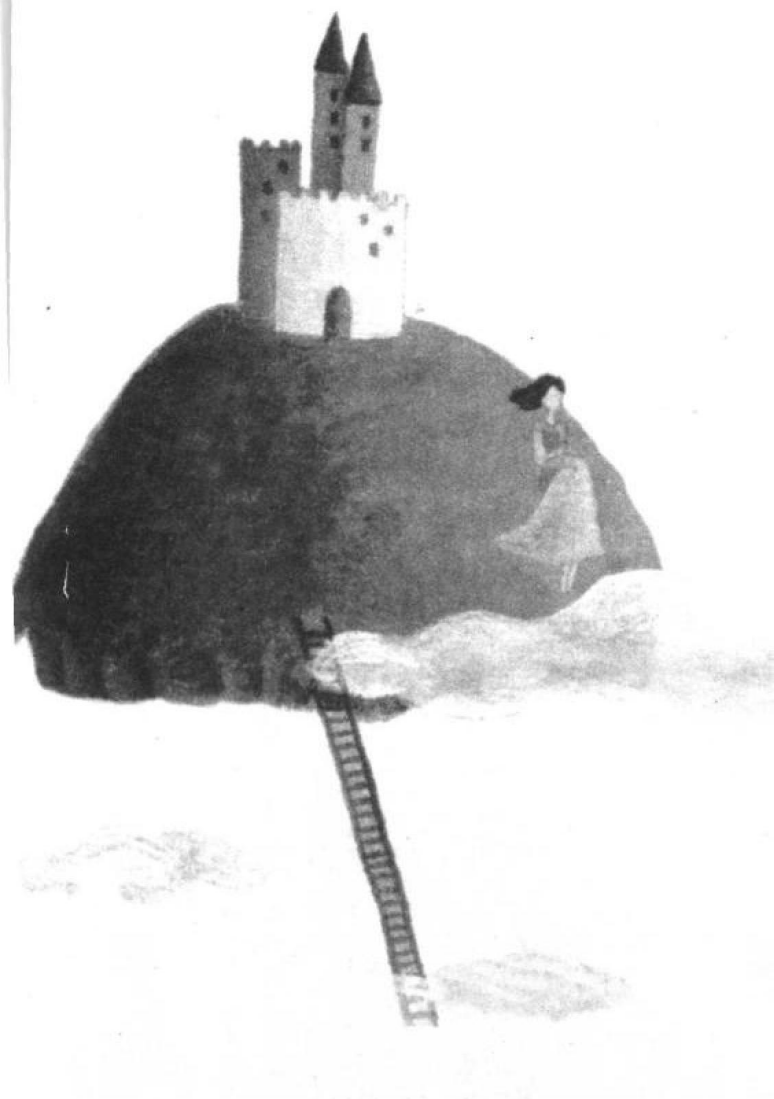
现代出版社

哥，你为什么从梦中走出来

◎ 七妹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你为什么从梦中走出来/七妹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2

(布谷鸟丛书)

ISBN 7-80028-955-9

I. 哥… II. 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912 号

哥,你为什么从梦中走出来

作 者 七 妹

总 监 吴江江

总 策 划 安波舜 白 烨

责任编辑 张桂玲

封面设计 梁 珍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0483 (兼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神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28-955-9/I·25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献给我的梦，和梦中那个寻找我的人！

——七妹

目

录

1 /1

那道电光从他的眼里闪出，点燃了我埋藏心底许久的一个火球。这个火球，燃烧着我压抑已久的白马王子梦

2 /35

这双眼睛，它是我心中无法圆的梦，没有解的结、不可知的希望，常常让我觉得自己处在一种虚幻中

3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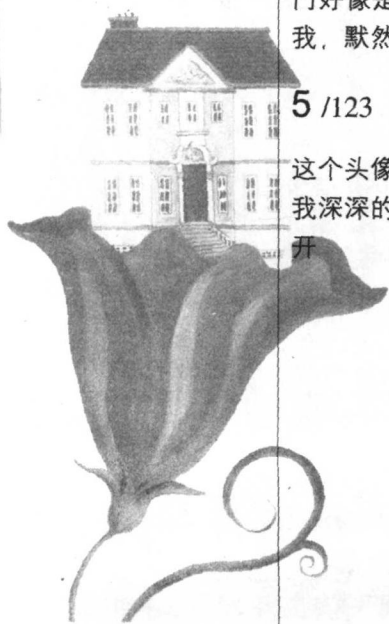
那个火热的吻，还火热地留在我的手上，赶也赶不走。这个吻，搅了我平静的心

4 /95

门好像是我刚碰到就开了，他站在门廊里，看着我，默然无声。我也看着他，有10秒钟

5 /123

这个头像剪影啊，它轻轻地“咚”地一下，拨动了
我深深的心弦，我痴痴地看着它，眼睛再也不愿移开



6 /157

我站在他的面前，一种对他的浓浓情感，从我遥远的心底深处，慢慢地钻出来，漫遍我的全身……

7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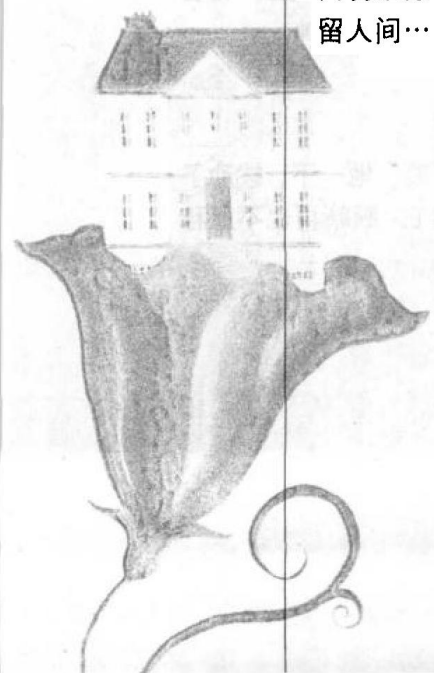
我的心被撕疼了，疼得麻麻的。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所感受到的爱，它厚得重得让我喜极而悲，又悲极而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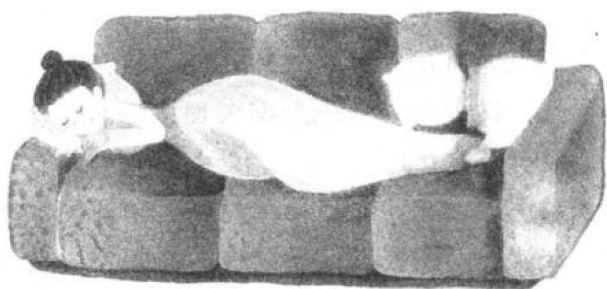
8 /235

可能还在盘古初开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等待了，然而，不知轮回了多少次痛苦的人生，我们才等来了今天的交杯……

9 /287

真爱惊鸿一瞥。就算是我们等了几生几世，它也如白驹过隙，不肯长留。然而，正是这短短一爱，长留人间……





1

那道电光从他的眼里闪出，点燃了我埋藏心底许久的一个火球，这个火球，燃烧着我压抑已久的白马王子梦……

所有的人都对我说：“阿敏，你好幸福！”

的确，我很幸福。

在如今，对于一个 33 岁的女人来说，以下这些东西加起来等于幸福：一幢 400 多平方米的花园别墅，永远用不完的钱，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一个已经跟你过了 12 年还没找情人的大老板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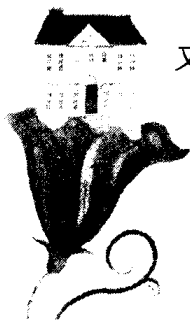
况且，我幸福的另一个重大理由还有：老天！我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

如果您有兴趣，翻翻那些枯燥无味的国家级经济理论刊物，就会发现我的大名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它们的目录上。现在，我主持着一个国家机关经济研究所的宏观经济研究室，我们的报告经常被送到国家最高首脑那里。搞经济的，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弘鹍敏啊，33 岁，研究员，处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似的人物。说给谁听谁都不信。

可你千万别把我想像成是一个戴着 800 度近视镜，不懂打扮、没有品味的书呆子女人，或者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女强人。我呀，如果你是第一次见到我，打死你也想不到，你所见到的那个着装高雅、漂亮迷人、书卷气浓浓的女人，就是弘鹍敏。假如碰巧你还是个多情男人，说不定，就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

当然，你也可能对我不感兴趣。因为你害怕我这种又聪明又漂亮的女人。

但事实上，你不可能有这种机会钟情于我。我的文



夫方明，把我这个罕见的尤物，锁在深闺——我们的这幢豪宅和婚姻之中。他也常常对我说：“小鸟，你多幸福！”

“我多幸福！”昨天晚上，当他紧紧地抱着我，在我们宽大的床上又一次让我快乐地死去的时候，我又一次跟着他这样说。

所以，我准备像一个浅薄的女人那样，要把我的幸福告诉全世界。

事实上，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浅薄女人。否则，我就不会坐在电脑前，唠唠叨叨地想把我的这点幸福讲出来。不过，坐在电脑前，我这才发现：费了一天时间，挖空心思，我才勉强写出了上面几段文字。而这几段文字，远不如我的那些枯燥无味的经济论文有趣。

我曾经飞扬的文采，一下子不知都跑到哪去了。

无趣之中，我又开始犯病，考虑那些或者是吃饱了无事干、或者是饿得除了思考别无他能的人才会想的问题：我是谁？

以前，我就无数次矫情地问过自己：我是谁？

我是谁。

我的家族繁衍到了我父母这里，突然变成了一根晃悠悠的细线，我的祖父母只生了我父亲，我的外祖父母只生了我母亲，而我父母，直到他们婚后15年、快40岁时才悬乎乎地生下我。你说，我是谁？我是一刀切断或者一血延续两个家族、并被这两个家族心肝宝贝地疼

爱着的那个任性女人。而且，33岁了，还经常做着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费解的白日梦。比如，下面这样无聊的梦：

“你来这里找哥哥，哥哥在这里等你，你记住了？”
我哥哥对我说。

“我记住了。哥哥，你真的在这里等我吗？”

“我真的在这里等你。”

可是等我去到那里，却没有看见哥哥，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哥——哥——，哥——哥——”我叫起来，我的叫声，从鲜花绿草的山坡上飘向远方。

我等啊等，哥哥没有来，太阳就要西落，我只好一边哭一边走了。

“呜——，哥哥，呜——，哥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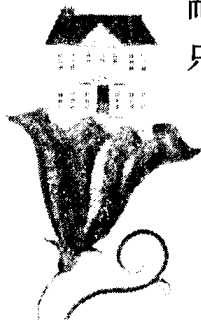
比这个梦更无聊的是，我为这个梦伤透了脑筋。

这个超现实主义的梦，让我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解梦的书，也没有解开。

我很苦恼。

我能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侃侃而谈，长篇累牍。但是，对我的这个梦，我束手无策，只能任它一年半地来扰我一次。

就算我学问高深，用 N 元 N 次方程，也解不出梦中



的那个哥哥是谁。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小疙瘩，憋在我心中的膏肓之处，时不时地很难受。但是，目前，除了读者您，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梦。夜深人静时，偶尔我碰巧会醒来，就会想起这个该死的梦。你瞧，我是多么在意这个梦。因为，我已经被它折磨了 30 年，或者是 33 年。

就是这样。

1999 年 12 月 30 日，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报纸，其他人都在隔壁玩纸牌。

从 1989 年起，每年的 12 月 30 日的上午，我都如此度过。

但是，今天，我手中的那张报纸有点不同凡响。它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价值 100 万元的“金布老虎”征稿，悬赏一个爱情故事。已经悬赏两年了，结果是：现在已经没有价值 100 万元的爱情了。所以，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专业的、业余的作家，都没有把那只“金布老虎”抓到手。只有一个叫皮皮的女作者，勉强挨边。

“嘿，凭什么她就挨边了！”这是我的读后感。

那个叫皮皮的女人，有点叫我恼火：我不喜欢别人比我聪明。

我尤其不喜欢别的女人比我聪明。

我的欲望就像陆地上的海眼，永远也灌不满。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我的野心是成为北京大学

数学系的大学生。当我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大学生时，我的野心是进一步成为研究生和博士，依此类推……

现在，我的野心变成：抓这只金老虎。

中午，我开着我的那辆被我蹭得满身伤痕的红色夏利，飞驰在京昌高速路上，心里在盘算：下个世纪，那个叫弘鹏敏的女经济学家，摇身一变，成了女作家了。够刺激！我加大油门，时速指向 110 迈。20 分钟后，“嘎吱”一声，把车停在了我家的别墅大院里。

“妈妈！妈妈！”我刚钻出车门，10 岁的儿子强强就冲到了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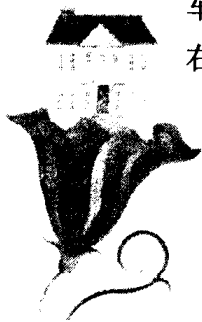
“妈妈，”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爸爸有个惊喜给你。”一边说，一边拉着我朝后院跑。

“真的？”我跟着他大惊小怪的，但心里想：如今，还能有什么可以让我惊喜的。

一辆玫瑰红的 VOLVO S-70。

哦，就是那辆半年前被我夸赞过、在《时尚》杂志上向读者飞媚眼的 VOLVO 公司的新产品，如今飞越万里，从瑞典来到我家，停在我家的后院里。方明站在车旁，手里拿着一串亮闪闪的钥匙，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鸟，生日快乐！新年快乐！”

我的的确确掉下了眼泪，33 岁了，还是为这辆豪华车掉了泪。当时，我说：“新年快乐！”左手拉着儿子，右手拉着方明，泪如雨下。



晚上，熄灯之后，我问方明：

“方明，你说，什么样的爱情，价值 100 万？”

“小鸟，又在想什么了？”

“你回答啊。”

“多了去了。100 万，也算钱。怎么想起这个来？”

“你是说，100 万的爱情多的是？”

“那还用说。咱这个小区里，不都是这样的爱情吗。”

“就这么简单。”

“可不就这么简单。”

“方明，我想写小说。”

“写小说！”他把我搂过去：“不行。就你这一根筋，还不把我们这点事全都抖了出去。以后，我还怎么去见人。”

“你可真够戗，小说高于生活，怎见得我就实话实说了。”

“算了吧，小鸟，好好当你的经济学家吧。好好的，要写什么小说。知道吗，无业游民，走投无路了，写小说混碗饭吃。咱活得好好的，会想起来写小说！你真是见了鬼了。”

“不是见了鬼了，是见了皮皮了。”

“什么皮皮心心的？”

“是这么回事……”我把对那个皮皮的心怀不满，统统倒了出来，“总之，我也想大大地出一回名。”

“上帝啊！您什么时候能让这个女人安心点呢？”他

深深叹了口气：“小鸟，咱不缺那 100 万。不要它，好吗？留着它给最需要它的人吧。”

“不是 100 万的事，是”

“是什么？”

“讨厌你。”我转过身，不理他。

“小鸟，如果你不幸真成了一个作家，我就惨了。”

“瞎说！”

“难道还不是吗？有一个经济学家老婆，就够我受了。再接着成为作家，我真就完蛋了。老话怎么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当初我没注意，一不留神娶了你这样一个天才老婆，一辈子苦吃不尽。”

“这话可是你说的。一转眼就忘了，是谁让你躲过了金融危机风暴？”

“说的就是这个。偏偏得听你的，干吗得听你的！挣多少钱，我不也是窝囊吗。”

“那你后悔了？”

“悔个鬼。中看不中用的不行，中用不中看的也不行，又中看又中用的还不行。你说，这男人，就找不到一个适合的老婆。”

“那就别找了。”

“不找，晚上谁给我捂心窝窝。”他一翻身，过来了。

什么样的故事，值 100 万？

什么样的爱情，值 100 万？



我不知道。

但是，方明的话一点不假，我们这个花园别墅小区里，每一幢别墅里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目前都超过 100 万。至少，房子就是 300 万。

那么，现成的，值 100 万的故事，满地都是。包括我的？

也许。

13 年前，我 20 岁。

20 岁以前，我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如果有人愿夸我是神童再世，我也不反对。比如，5 岁时我就能够写一封流利的信，让我 68 岁的爷爷高高兴兴地按照信的内容，寄给了我一套当时最新最时髦的绿色小军装。在我上学后，我好像不用学习，就能考 100 分。语文过目成诵，数学没有我解不出来的题，智商高得就差没把老师放在眼里。在我看来，所有的人，几乎就都是一群笨猪。那么简单的考试题，我“刷，刷，刷，”顶多 20 分钟，就做完了。但那些笨猪，两个小时还做不完。好不容易做完了，还有错！你说，生在这样的人群中，我的眼睛不长在脑门上，才怪呢。所以，别看我长到高二毕业身高还不到一米六，可是我眼头儿高，谁也看不见。

我没有理由不上北京大学。所以，16 岁，我就进了北大数学系。要是把那时的我放在现在，我能一鼓作气、

一步到位地考进哈佛去。

所以，我依然有理由不把北大的同窗放在眼里。

但是——我非常非常地讨厌此时此地的这个“但是”，别人也有同样的理由不把我放在眼里。老话怎么说的：天外还有天。我们班，居然还有比我聪明的女生，让我懊恼。

但是——我非常非常地喜欢此时此地的这个“但是”，不说你也猜出来了：我比所有的、数学系的、高智商的女生，都漂亮。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聪明如我的女生，一个个简直就是东施再世，而只有我，带着云南原始高原神秘灵光的弘鹑敏，是聪明与美丽的完美组合。我高原蓝天一样的大眼睛，连女生都被俘虏了，她们说：“天啊，阿敏，你那是眼睛吗？那是上个世纪神秘的梦。让你看一眼，魂都没有了。”所以，数学系的男生，常常“冲冠一怒为阿敏”，很有人为我打了几架。

不过，那是他们的事，与我无关。

因为，数学系的那些呆子，一点也不浪漫，任何人都不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所以，在他们都黔驴技穷地败北之后，一致认为：我是一个爱情冰美人，冷血动物。

其实，我实在是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我明白，要是我的红绣球一抛出，就只会一星捧月了，我还不想把自己这么快就交待出去。所以，如果谁想独享我，我就给他零下一百度的冰吃。

当然，也有过人，不同凡响地向我进攻过，也让我



略有动心。不过事情后来就如风吹云，消逝远空，被我快刀斩乱麻般地结束了。

“我还小啊。”那时，我想：“不能被这种事给耽误了。”依我那时的心性和雄心壮志，把陈景润剩下的那道数学题解出来远比失去一个可能的未来丈夫重要。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时，我疯了一样地做题，想在几年后，也让那些演解习题的稿子装它几麻袋。

大学三年级时，我的主意变了：不想学数学，想学经济。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无奈地发现，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数学家。我的那些数学题，做到某一个级别时，想再上一级台阶，似乎比登天还难。而且，当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过时，热得烫手的，是学经济。以我的敏锐和善变，立即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数理统计研究生，我要找一条最佳途径，一举成名。

这样做的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既加入了经济学的行列，又可以把丧失几年的“天下第一”的感觉夺回来。我还是无法忍受，有人、尤其是有女生比我聪明。我想，北大数学系的，难道还比不过那些文科生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正确无误。当我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系报到时，那个老师睁大了眼睛对我说：“你就是弘鹏敏！那个数学考100分的第一名！”

我对他笑了笑，没吱声。心里在说：“这么简单的题，也好意思拿来考我。”